

钟晓阳

著

遗恨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 遗恨

钟晓阳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恨 / 钟晓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 
2019.9  
ISBN 978-7-5302-1948-5

I. ①遗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00935 号

遗恨

YIHEN

钟晓阳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 
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2.75  
字 数 280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48-5  
定 价 5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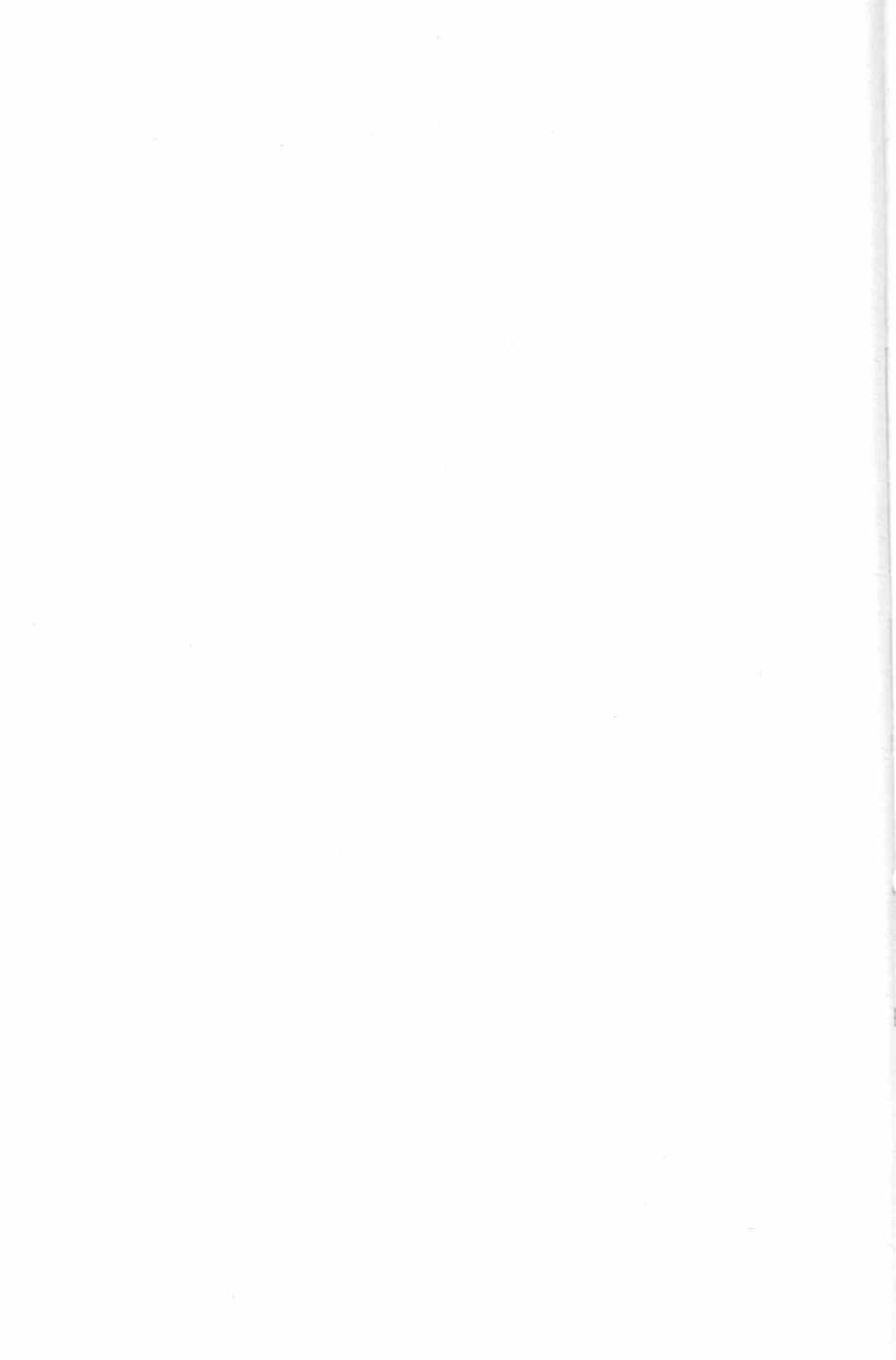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后来，当许多年过去了以后，当种种恩怨到了无可化解亦无从冰释的地步的时候，始终无人能说出完整的故事。那许多的错是如何造成的。那噩梦般的旅程，自何处起始。那深渊中的坠落，至何处终止。那枚因果的种子，又是何时种下的。

## 第一章



一平翻开报纸读到有关黄老太太去世的讣闻的那天，头版新闻是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，因此总也不会不记得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九月下旬。占二分之一版面的讣闻，家属名单只寥寥数行，而“媳”的抬头下方正是姐姐<sup>①</sup>于珍的名字。他不禁想到这些子孙后代中，有几个会在丧礼上掉泪。他知道姐姐一定不会。他和母亲都没有去丧礼。

想起来有八年没看见姐姐了。自父亲火化那天一别，此后再没她的消息。他先是忙于升学，继而就业，忙碌中淡忘了过去，而姐姐于珍正是这“过去”的一部分。即便那则讣闻勾起了一些前事的回忆，他在转告过母亲之后便又抛开一边。因此次年春初某个有雨的傍晚，当校工来到教员室通报说有位“黄太太找于老

---

<sup>①</sup>粤语称父亲的妹妹为姐姐。

师”，他一点也没想到电话另一头的人会是于珍。

“这些年没声没气，忘了有姐姐这个人了？”于珍的声音里有怨嗔。

“姐姐。”一平叫了声。

“你一点也不想姐姐吗？姐姐可是很想你。”

“姐姐怎么知道我在这学校？”

“怎么？也不问候声？”

“姐姐好吗？”

“托赖未死，一口气吊住命。”

“怎么了？身体没事吧？”

“身体一天差过一天，你再不来怕要见不着了……”

谈话结束后一平把话筒放回电话座，如梦初醒环顾员工已然下班的校务处办公室，连那个来叫他听电话的校工也已不知去向。他越过无人的操场走向校门，雨一丝丝，织成了珠帘拂他身上。

那个雨过天青的周末，他从佐敦乘渡轮过海到统一码头再换乘巴士上山。在总站下了车，依约在山顶餐厅门前上了于珍派来接他的银色丹拿牌汽车。

车厢里坐定，只觉一股芳香剂气味扑鼻，不禁脑海闪过儿时的一幕：六七个大人小孩挤在这辆大车上，出发去姐姐和新姑丈的婚礼，他和金钻并排坐，穿着花童花女礼服，捧着花篮，车厢里满是浓浓的花香和脂粉香。车子开过优美的山顶道，贴山壁转过一个个弯。夹道密树浓荫，向车窗泼着一蓬蓬绿，叫人益觉是人在山里。

“好艳的绿！”一平在心底轻叹。

峰回路转来到海拔更高处，下午四点钟的阳光照得万物皆辉



煌。蔚蓝海景、山谷峭壁、华屋美舍，轮流打窗外闪过。记得多年前随父亲上山也是个艳阳天，一段车程又一段徒步程，跋涉万水千山，终于在那些大宅间迷了路。不久车子穿过两条花岗岩柱，便是树荫盖顶的一条斜坡，翻过坡顶，两排矛形铁栅横在当前，遥见围墙深处，密叶繁枝里屹立着一幢淡灰色水泥建筑，正是童年记忆里的森严城堡。司机操作遥控器开了大栅，车子缓缓驶入屋前空地，一平深吸一口气，说不上来胸间那股压迫感因何而来。

已经有个白衫黑裤的梳辫女佣等在门口，口称“侄少爷”迎他入内。他尾随女佣穿过前庭中庭、大厅小厅、长廊短廊、洞门拱门，只觉闷闷阗阗地大人稀。

上了一节弯楼梯，估量着来到正楼背面的走廊，女佣推开一扇门轻敲两下道：“太太，侄少爷来了。”侧身让一平入内。

他伫立门内让瞳孔调适。只见一个瘦削影子迎来，走到他面前的幽暗里。

这是她？一平一个晃神，不敢相信眼前的色衰妇人跟当年那个貌美如花的于珍是同一个人。脂粉不施白发不染，是月宫里老去的嫦娥，目光带着八年时光的热度落在他身上：“看你，是个大人了。”

一平举了举手里的纸袋子：“妈妈问候你，叫我带盒燕窝给你补身，又特地去买了盒猪油糕，记得姐姐爱吃。”他想放在矮几上，见每寸空间都摆满东西，便让它靠在几脚边。

“难为大嫂还记得，这东西我早都不吃了。”

“姐姐精神好些？那天通电话之后我和妈妈都有点挂心。”

电话里说得那么严重，此刻看她瘦是瘦些，人倒是精神。

“你姐姐命硬，死不了。”于珍回到卧榻坐下拍拍软垫，“来，

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”

一平捺下本能的抗拒过去挨她坐，忍受了好一会带研究意味的打量。

“妈妈叫我传个话，说很抱歉这些年少了问候，写过两封信没回音，担心给姐姐带来困扰就没再写。”

“写过信？我没收到。”于珍淡应，“老太婆刚过身，我是等尘埃落定。”犹自端详着他说，“你越长越像你爸爸，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一平答。

“刚刚你一进门，站在那里，我真以为是你爸爸。”拉过他的手扳他的指头看，“你爸这十只指头全是白的，粉笔灰。”

趁女佣进来奉茶，他借着接茶缩回了手。于珍无名指上的戒指卡疼了他。

“姑丈在吗？我去问个好。”

“几日没看见他人了。”于珍说着给象牙滤嘴换上烟，指指几上的火机示意一平给她点，连吸两口道，“我晚上睡不好，多半我起床他已经上班，有时他忙工作就在书房睡。”

其实一平刚进来看到室内的情形便猜到几分。窗幔密闭，到处药瓶药罐、酒瓶酒杯。烟灰缸都有好几个，全都烟尸如山。衣物首饰随处扔，一落落小说报纸乱堆在墙脚。有个小电视机背向墙角放地上。此外靠里还有扇门，想是通往寝室。这是意味着幽闭与独寝的房间。看来她平时是读报读小说或看电视打发时间，大概也不是每天让佣人进来打扫。多半她就是从报纸上得知他在哪间学校的，招生广告或学校活动的宣传文有时会附列教师名单。

“姐姐身体是什么事？有在看医生？”

“我是给那老太婆施了咒还怎样，这身子骨老跟我作对，没断

过吃药看医生，一会儿说是精神官能症一会儿又说是广场恐惧症又说是厌食症，名堂多的是。”于珍机械地弹着灰，双眼雾锁烟笼。“去年老太太刚发病，你姑丈硬把我送到英国，疗养院里关了一整年，院长是个什么自然疗法专家，不就是把人关起来静养，调节饮食呼吸新鲜空气，这要个专家来告诉我！还不是那翁玉恒出的鬼主意，怕给我机会向老太太献殷勤，最好我死在那边就称了她的心！狐狸精假扮节妇！”

一平听得暗暗骇然，没想到勾心斗角那么烈。

“姐姐有在看医生就好。”

“最近又给我找个英国留学回来的，头衔一大堆，什么容格的信徒，人格原型心理阴影那一套。二十来岁懂个屁！叫我写日记记下睡觉做的梦，这种事能写给人看吗？日本人炸机场、跑警报躲防空洞、活生生的人给炸成几截，他见过？他能懂？我是为了让他给我开药才敷衍他！”

“姐姐都吃的什么药？”

“还不是那些！”于珍含糊道。“嫂嫂好？大屿山的度假屋还在做？”她第一次问候于太太。

“假期忙些，平日闲得很，倒不累。”

“不知嫂嫂怎么受得了，那蚊子！”

“她惯了，倒是回城里觉得不惯。”

“嫂嫂有你这儿子，享晚福了。”

“她现在吃斋念佛，大概是给我气的。”一平笑道。

“你不怪姐姐这些年没去看你们？”

“姐姐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。”

闲话谈得差不多，一平问：“姐姐今天叫我来有特别的事吗？”

“你急什么！”向几上的空杯指指示意他斟酒，“我们姑侄俩许久没见多聊一会儿，老太婆不在了，那姓翁的也走了，用不着顾忌什么了。”

“翁管家走了？”

于珍鼻子里一“哼”：“知人口面不知心，枉老太太在日那么疼她，尾七未过便收拾包袱走人，回家等着分遗产。”

烟酒的双重作用下她精神稍振，起身到里面卧室，亮了灯摸索一会，回来时手持一份文件，浅笑递给他道：“叫你来，是有好事。”

薄薄一叠浅灰公文纸只有几页，一平扫一眼全是公式化的法律英语。

只听于珍道：“我新立了个遗嘱，想要你做执行人，我打听过了，受益人也可以当执行人的。”

一平心头怦然，立刻那文件成烫手的山芋。他感觉于珍来到他身后，带烟酒气的鼻息喷得他耳廓热乎乎的，手伸到他面前翻文件，指着说：“你看这日期，上个月才立的……”

不等她说完他便掩上文件，随手放在几上说：“这种事不是委托专业的人比较好？”

“外面的人信不过，有个自己人总是好些。”

“姑姐还年轻，现在讲这个不是早了些？”

“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我一身的病谁知能不能长命？真要有个万一，阿宝还未成年，她一个小女孩你叫我怎么放心。”

这么说，于珍此举竟是有着托孤意味的。

一平更觉得非拒绝不可。“姑姐还是再考虑吧，这样实在不合适。”

“有什么不合适？你跟阿宝是我最亲的人了。你爸一点东西没

留给你，这个姐姐是知道的。你妈那个度假屋物业是她叔叔的，将来也未必能落到你手里。”

“姐姐的心意我很感激，可是……”

“我的东西我没权做主？”于珍怫然不悦，“你想让我死不闭眼吗？你以为容易得来的？那老虔婆把我看得多紧，这屋里上下哪个不是她的人，我打个电话她都拿分机偷听！那个翁玉恒没事就说三道四搬弄是非，你姑丈又是个没用的，老太婆咳嗽一声他就屁都不敢放，好不容易攒下了这些，你倒是一点不领情！”

“姐姐别生气……”

“这些年你姐姐怎么过的你知不知？被人踩被人欺，跟那老太婆八字相克还是怎么着，打从我进门那天就没给过我好脸色！就因为我不是千金小姐，我背后没有一个有来头的老爸撑腰，她就觉得可以欺负人！多少次我想从这大门走出去再也不回来，但他们不会让我带阿宝走，留她一个在这里还不是给生吞活剥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，读遗嘱那天大家像看好戏一样，连那翁玉恒都分到一笔养老金一层楼，骨董随她挑！不过是个管家！是个下人！好歹我是行过婚礼摆过酒娶来的老婆，给他们黄家生过孩子，哪点比不上那婊子！死老怪物死得好，死得好！”说得声泪俱下，抓起卧榻的软垫捂住了脸哭。

一平看得不忍，送洁面纸过去，也自心里难过。

好半天于珍收了泪，擤着鼻子说：“以后你常来陪姐姐说说话，姐姐就开心，一天到晚尽是看见些佣人，烦死了！”

她起身到梳妆桌前抓起梳子梳头，梳了两下力气不继，一平接过梳子帮她梳，梳齿擦过头皮发出沙沙声。

“姐姐难看多了是吗？你看我像几岁？”

“姐姐一点不显老。”

“怎么不老？过几年就半百人生了。”

“多到外面走走就好，脸色有些苍白。”

灰丝白丝从他指间滑过。看于珍情绪平伏，只得暂不提遗嘱的事。室内窒闷，他走到窗前掀帘外望，立刻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，西坠的太阳像个大铜锣挂在当空。

“你还没看过这海景吧，来，出去看看。”

于珍摸副墨镜戴上，起来拉开窗幔，推开落地门走到露台上。

小小的露台十分别致，宝瓶形栏杆的白石护栏形成个半圆抱住露台上的人。凭栏远眺，港岛南湾的海景尽收眼底，非常美。

“你说这房子值多少钱？”于珍碰碰他手臂。

“猜不着。”一平笑道。

“猜猜看。”

“总要上千万吧。”

于珍咯咯笑。“这破房子倒不值什么钱，是这块地。五万平方英尺，三面海景，风水师傅来看过说这方位还有几十年的好运。何况山顶的地不跌价，你姑丈说的，只有起没有跌。”

“姑丈想卖？”

“这房子是我的了，你姑丈签了送赠契给我，签字那天他说，‘我送你的不是房子，是天堂。’”

一平心内悸动，以为听错。

“我以为是黄家祖传的。”

“什么祖传！他们黄家上海沦陷前才来香港，那时候这太平山还没开放给华人住。老太爷发第一笔大财就走了好运碰上政府改例，跑来跟何东做邻居，住了没几年脑血栓死了。本来你姑丈要

用遗嘱的方式留给我，可是谁知他会不会私下改遗嘱？有了这张契就谁也抢不走，满三年生效，上个月刚满三年，我是业权拥有人了。”

看一平没反应，于珍瞄瞄他：“怎么？你不替姐姐高兴吗？”

“当然替姐姐高兴。”

他没问于珍是怎么做到的，怕听见更多的内幕。

“我有个想法，现在不是流行单栋的复式楼？你看这地势，正好一排向西一排向南，四面种上花草树木，中间的空地做园林，有管理员有会所，自成一个别墅村，你说姐姐这构思怎样？起个十几二十栋，一栋起码叫价一千万不止。”

对一平来说都是天文数字。唯一可用作参照的，是他目前租赁的一厅两房带厨卫的四百呎青山道旧唐楼单位，胜在地段好，呎价都要两千上下。

“这房子挺有特色，拆掉不是可惜？”

“黄家人丁单薄，留着这么个大房子也没用，与其让阿宝继承个破东西，倒不如给她个新的。”

“还是姐姐的眼光远。”

“我是心肠好才没把这件事告诉那老太婆，她要是知道房子落到我手里要死得更早些。”

于珍今天叫他来是要向他宣示胜利的，一平忽然有此会心。只可惜真正的报复对象已不能到场，也因此这胜利显得美中不足。

他第一次站在这高度看香港，看到了辽阔的外海，明媚的群山，海岸线上成群的高楼大厦。黄昏的光景里一切镀上了金。一轮咸蛋黄夕阳向海倾侧，像给破开了流出一海面的金液。香槟金、

锦鲤金、烂银金、烟丝金，不同黄金比例的金。

太刺目了，视网膜像给针戳般。他将视线移向露台下的花园，草地上一棵高大凤凰木的浓荫下有个小女孩跟一只大白狗在玩。狗懒洋洋赖在地上不愿动，小女孩抓住它的两条前腿像是要强拉它起身，旁边有个青年支着手肘侧卧，嘴角衔烟的姿态很悠闲，一下一下揉着狗毛，狗更不愿动了。风中传来小女孩的细碎笑语，红裙子映着绿草地，暮色中分外夺目。

但这平静的画面有点什么触怒了于珍，怒不可遏骂起人来：“这些死人！死到哪里去了！——昆姐！银姐！”冲到房里攫起挂墙的内线通话器，不耐烦搞那一个个键又随手一掼，跑到走廊上扯开喉咙喊：“昆姐！银姐！”

等到两个女佣急冲冲赶来，于珍已来回踱了几转镇定下来，用正常语气说：“去把二小姐带进来，起风了，省得着凉。”

回到露台对一平一笑：“阿宝这孩子真叫我拿她没办法，都是那翁玉恒给惯的，纵着她跟下人混，好的没学到尽学了一肚子鬼主意。”

不一会花园里上演一幕小戏剧，两个女佣提着毛衣要给女孩穿，女孩扭捏拒穿，掷毛衣于地，大白狗以为女孩跟它玩，勉力支起四条腿去叼毛衣。那青年手插裤袋立在一边笑，向露台这边望来。

一平这才认得就是载他上山的司机。只因他脱掉了外套又没戴帽子，而那躺草地上逗狗玩的姿态不像打工的，使他一时没联想到一起。

“这司机新来的？”他问于珍。

“来了半年，老王退休前荐来的，你记得老王？”



一平还有点印象，主要因为从前于珍回娘家都是老王接送。

“老王说是他世侄，毛头小伙子，车牌才拿了没两年，你姑丈就爱做这种没用的人情！”

只这会儿工夫，草地上的人和狗都不见了，只剩下落日余晖满地。

露台上的两人感觉到山风是凉了，于珍像是觉得冷似的抱住胳膊靠近了他。

“平，以后你有空就来，学校放假就来住，想住几天就住几天，顺便给阿宝看看功课。我是精神不好，好老师又难请，给她请过两个都做不长，明年她就升中学，年底她还有个学能测验……”

“表妹念私立学校不是吗？可以直升不成问题的。”

于珍一只手放他臂上：“你是她表哥她会愿意听你的，从前你半工读不是也接补习做吗？”

“这学期我实在忙，姐姐要的话，回去我问一下有哪个学生想赚外快的。”

“得了，求你这么点事！”语气含愠，似是怪他打从一开始就不肯顺她的意，一味泼冷水讲些她听不进去的话，“这可是你的小表妹啊。我不想她将来像她姊姊，勉强念到中五毕业，连你姑丈公司里的一个闲职都保不住！”

于珍越是这样说，一平越是觉得要远离，只是保持中立地“嗯”着。

屋深处，一个钟冷冷清清脆了起来。

噎——噎——噎——

她坚持让那个叫阿汉的司机送他下山。这回他注意多看了两眼，只见帽檐下是张白净后生脸，态度算恭谨，服务周到给他开